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四

癸集學門　文類

啓　學官執事

吉州路學禮請講書啓　趙青山



竊以歆歎披敢守專門之學卑比舅撤頏闘班世之言畏金石之一唯爾佩於而三賓切謂齊問若駁辨之且朋友若講習之資自孝者冬以師說行而道術遂為天下裂甲乙不比是彼非懷惟恐見毀之心為壁不可入之計不思嗚之黑若猶見孟子而有求子貢門人私問顏孫而何害惟其游為最得僥義理為至公卒然同味相逢詎可窺面陸過恭惟其人鄉国善士山澤臞臞仍物人於冉江偶過雪泥之爪對聖賢於黃老尚勤夜雨之燈偉哉大白之同年先我伯将之一月既志同而道合宜膺而氣民其頭焉與諸生辯闘大義游神守德講揚子之玄經溫

故知新聽趙岐之詰官

請學元學官啓　　黎所寄

端居靜室大疎學客之恭教出文臺忽忝寅賓之召因味言之鄭重抑勵世之周旋固雖一命而三循墻奈何十年而九為律四支偏廢既耗稽之有妨六藝多荒縱發揮之無補靖念鄉邦之彥尚多前德之真責我清江偶誤石黽之轉此時渺邈誰後乗鴞之飛雖肆揚子之升堂敢效晉人之返錦占凶生動進退隨時泗水源長何恭之迎道之有依渝八人老頤言渝命以為安感徳維深報言不次

謝請頭充校正啓　　梅城

少而手識盡嘗悌人於書曰雲方里之間芷當實豈願棲身於蘭讓濟濟之地偶誤明有司之選獲在縣斈戢之班因觀雅戀有愧安得歷數春貢之數具存幾何略胡戢爭之人則過半矣充校之校書之義而正以正斈而言自非孫明復其人恐負配

希文之意不圖奇遇亦占完貪伏念其治世以余七十長於
年以前之志直期蹈玄圃而登崑崙二季亦發之餘唯願鶴天
武而離蒼莽殿月和很仙之台閑門發明先之言謂可措手以
見古人句用仰而以千當世萬國月經不能自制其技年之私
謂字時狃正不斷吾遊名之處豈意鳴呼於諸字直將闕其於
上司欲盡而彰殊非所望恒惟自救張肯之是非攻書之兵執
中之遇喜之乃亦与紀綱之理靖言俛仰置有爲然終於是遇
県官得二百扁之家傳又八九分之地位前乎場屋廢乎進士
之料今此階寒平是諸矣之客行矣振曹侍中之損主暫爲主
及大守之書屆遂寒貴疇窮亦叨教者其敢不恪共乃取益進廢
僻斷莫牧亥家之亂當一正公根之處以今日而入湖学者得
陪東南諸生之遊尚異時之石泰山決不忘一月二千之序

謝讀院掌膳啓　扈君峯

選居第一經于切愧於孫不得仰二千里所戢謐膺於明復重謝

望外竟溢情崖仰惟皇朝肇興文治設學校以爲教育作成之
既嚴程試以示去取升黜之公博攷衆論之次噓俾作者生之
頒神焉武夷之勝既乃閩越之上游秀氣所鍾英材輩出自少
文之人得以目在故養士之區耗於素饗歷政所由不勝其弊
或請托於權門而以勢刼取或締交於胥商而以利自媒或敲
詩詞於頰舌之間或假儒服以衣冠之末或父子因緣而濫進
或弟兄死轉以爲容私貸一開公論安在幸主盟之有托復剗
剔以更新宜得真材當爲選舉如其有志於學无他所長自家
吉優遊於詩詞從累之業而大父終老於江蓮寔賢之未備青
衫之未除况黄卷以呼尽求雖賦董子之志麟獲終聖人之訓
雖鄉里嚚然未嘗爲選然月書季考必預先進頭銜貧今尹下
車之始首將舉天子右寸之意補攷春試監賞同科不圖濫
之譽復蒙片言之首選仰蒙特見不食前言載加禮意之勤
遂俾列膺者之眼愈見使教居魁下其爲取媚之容將期志見

里主行展均調之手靜循所巨夫豈偶然茲詎伏遇公官宗主斯文權衡吾道我家立朝未恢祖烈發號撫然衍行文風小丕男孫自崇文教去私情之敝示從公之道革故迺之責加作新之功致此陳康亦家難録公敢不益堅素志愈劾比圖而我蒼秋罪我春秋豈浮言之足較持以見士執以見士新學德望尨

請先生啓　　　　　　劉玉淵

受業鮮感師資在於得人誦詩讀書學非徒於為己故孟氏子有樂得英才之教而韓文公言不必弟子之如從古皆然豈今不爾共推公人文章可即詩礼各家趨而過庭咸日雪國之有子少而好賦未多篆刻之為工行看長步於青雲願乃談經於絳帳自推孫稚政欠師嚴玩歲有一朞十室之憂言功冗十紙一箱之積幸聞橫道之實大為傳聖之珍承伯氏曾昆已一般勤啟先生琴劍之崇重以仁與義願開相與之言司頑蒙愚全賴作成之賜

答請先生啓

世无孔子，學者何所依歸。道之孟軻，因人將安繇。式時傷今古人自為師徒，抗韓愈之顏，莫覩中郎之面，安得高於蛙井，識有限於蹄涔。剽竊章臺風物之繁，豈閩邦側陋之地。至於王善見在擇人，公恩曾性天，流元學地，雖識緻其之悟，要形上蓋之疑徒然。進往之好，為豈曰知新之可以不期，過聽時有能招搬從盡席之求。嵩嶮擁纏之問，况魚書負未至，奈跬炎之巳先，亦已少安。勢雖輕勸，冉嫉見及，謂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育衿躍然曰長者絕子，非子絕長者。頗欣慚之兩集，遽進退之元難，偕有徵况，別陳他幅。

又

孟氏師於子思，自古淵軻親之教；伊川學於茂叔，至今推程父之賢。自慚絳帳之非才，有負青衿之來學，敢承賢求，敢不辱幸。諧披霧之私，遂慰盈之眖，況諭昭柬，礼重兼幣，並惟其人

四海名流二衛華胄澄甚恢弘而容紫綜爽快以成人少稽居浸入於逢川當不愧貞於海甚二龍何若得穗摘伏之方丹鳳鵠來久負過庭之詩乳謂虞陵乃文獻之邦求師法於匠氏之門益以文而輔仁明於聲而備聽公亭仙既无骨汔邊屏則少官場興從應科舉以來亦日有時名而已自能試以至監試陶成弟子之三二套邑田而芸人田漸積分寸之軏模有訖研席定交毋文法拘牽我於形骸之外惟教之半則之以鈄閔之規

先生舒館　陳周賓

投守雖忠声郎縣川之地生同洄鮒息雲霄悃之冷𠕋暴翔相如不亦久乎非觀无知何以至此共推公人孫褒水雪志皇江湖答素譪於月評劝文闘於風韻摩充廬兵既鳥焉何加与七膳因温日洋與不嫁矣輕利務如注直重道義如丘山秋水精神贖言孫鄉有徐穉之貴城南灯火請誦韓公訓韓符之詩行當

酬素志於槐庭抑且繼遺風於筆扆切念公性資卓不謂予識志
長雖恥為轅下駒素未變霧中豹借曰味道足以悅我心悅我
口然未任教何以利吾家利吾身忽罹焉剟於南陽遂下仙塋
之東閣一自業傳於稚子迺知李直於盜璧青大抵速肖之效要
在得人毋讀東脩以上未嘗先誨有不待十年而成賦但不可
一日而无師兄能推五十以年易之心予豈有二登而會呈之
意盤盂而求舊價遇知音讞筮不如遺經更祈重道

托粵王授館

聞柳下惠風久遂知門之頑使漆雕開仕特家雖數之息雖冰
清玉潤言固易設所不肯從頭心豪案欲盡可止則止可仕則仕
仲尼必謹於行藏而孫讓但畧悉貧而致孔伋推官於進退欲
伸偃揖先有織縱扶進其人令清白家風衣冠世族手箚風清於
冰雪襟懷素蘊於幾竅發資引能不斬一絲十一拔足之力析
節下亡何以二吐哺三握髮之勞彬彬然君子之盛君子之文

翁之爭寅人曰賢固人曰可如其者才彩吐鳳彼守縣亦須書
表勸於著鞭遭敵遂為之折矢家貧科能無衝擬飲水而盡其
濮命年時諫未免負荻膽登以求所售自顧拙工之繩墨可承
君力之吹噓然尚懷荊山璞玉之羞慚恭泰山北斗之望態比
巳周於一載評踪合定於來春未知康壁之去留惟持南陽之
消息揚通則豈其敢明出谷遷喬之恩王知用子却當誦鮮帯
食倉之句

啓　題昉魏處

〔修造〕吉水縣李繪纉　劉須溪

六經方冊如日月之明四時之行万代宮牆有宗廟之美百官
之富誰為觀美宗有等威豈聖人為百世師而君子以天下俊
爾於夫子肖矣偈其報罔極之恩毋使後人加之而有无能為
之笑

重修武夷書院　退齋

宇宙間三十六名山此未有如武夷之勝孔孟後千五百餘載道未有如文公之尊登岸碧澗山水依然亦亭源文圖書宛在是倡明斯道實始此出四書衍洙泗之傳綱目接春秋之筆當今寰海數州之内何人不讀其書豈宜空山一畝之宮其徒不治之乎幾載雨凌風震一朝此闢天開於蓋伏遇府判梅庵先生以蜀西之珍須道南之望昭布明時之德化厚培昌運之人才倘斯文其在茲乎捨此此文何適矣爰謀爰始以經以營既為吾道中人皆非一人分外事尚弘乃力用相于成小子成始大孚成終肯但作芳社諸人之事業千載在前万載在後尚求懷乾淳一老之典刑

修鷺洲書院　須溪

鷺洲初建共傳洛學之將因龍漢一消又惜孔堂之欲壞樹古心而宏堂危墜地而為舊尚一木不支則四維俱廢浮屠之宮老氏之宅无不可為於謳之子洛誦之孫奈何不力此文獻第

一爲冠冕巾舄染木其壞其類何至發揚過之而□□之美之
如尚後還數仞之城

〔同上〕一爲陳隨隱作其父藏一祠堂

乃翁藏老在裘菜詩酒之間是子相收爲成時依賜之訃雖有
少烹笑無我求但動浣溪之十箋亦爲平地之一筈偶然題作
木居士是在諸君可以配食水仙王亦成故事

能仁寺建清涼軒立山谷像

寺有清涼軒山谷留題是爲詩人祖往年去寺門外立詩人
堂又以詩人堂爲魯直所創无遮老坤欲清涼刱作詩堂像
山谷補殘廢矣宜起於　因又宜詩友衆人以家成之无逰
金華仙伯今如何百世上人茅屋已、公但有當時一句更无頃夢
誰記曾來更以看英會而皆詩人云爲知山谷字已泻元祐脚
乃於招提境而作清涼軒使來者徙倚而沉吟亦居然交契於
寂漠江西非無半仙老以皆是別宗寺門若遇照寄玉尚能同詠

【經籍】一　隆興路袞題書籍　　須溪

聖人經綸天下不啻詩書與藝文君子教育英才盡爲宇宙千載之寄自家塾黨庠術序國學之制不如古惟經義治事遂防水利之制得其宜凡異時裸漿擴捕之資皆前日灯火簡編之日蓋將者德者私淑艾者洛洛如藉木晨星彼挑兮闥兮在城闕兮駸駸爲瀆汙行潦今　六龍御極一札戒敢徹行道藝而與興之則山林岩穴自此升矣伊欲修大經綸之寵當爲作新規矩之圖頒分善和五千卷之藏以備司備億万人之選公卿適子張于皆得睨視齊秋大書特書以毋斯惜

【祀田】　題瀛洲書院祀田　　熊士非

我聞夫子之道日月照四時行歟有曲阜以延宗廟美百官富作述凡經幾代表章皆出公家式修寢室以安靈哉錫士田而致享亦爾士有教養居游之地故此邑称絃歌礼義之邦曦今考亭視昔闕里千秋万古世守竹林一畝之祠四海九州人知

臨菴四書之學則綠郡政績拜 公制詞推崇備之徵若完猶虛
茲覩規模之詳式郭用休恭惟 昭代之崇文首重先賢之後
與弟姪下位承祧從徽宗命而無臣何以為春秋來祀之助教而
不養何以為長久蕃盛之依祀典實風化之有關 才豈世道
之既有係如此其重而世如此其未久孝有所不講則道有所
不得行吾力負山斯文如綫幸是邦有足徵者而不佃其與享
之凡為人賢子孫與吾世大夫士實皆有責豈得無情與其徼
異端一日之福田孰若綿吾道百世之利澤畫田井以因孝校
且共為搆集一鄉之豐豐盛以延師儒當有建明道士學之
議欲觀周道請自魯始

（贈行） 贈勝王胥入燕京　須淚

有一男子長歌楚澤之中乘大鼻滿自致燕臺之上寒十年不
調逾三月聚糧何撥口誦佳句出而爲言不一杯直阮籍驚單
騎徐吳而返豈遲者哉王郎拔劍所此歌實有如我者乃全

官無賞價賢者興書行而省京售最孫之間亦不在秦晉顧張之下騎將軍鷙户看高蹈之言非發文人鳥更在諸賢之衆上

送王國鈞歸燕　　須溪

馬周獨酌一斗八升誰識超材之貴孟子不受兼金百鎰若爲豚蹄之供多之能勿豈乎兆也足以行矣慨慷兮登山臨水胡得无情富貴者哉人以財請以爲贈

贈士人入京干養親　　同前

三公又親人生之至願五千當貴出俗之美談歌行黃璧馬腦之閒期遂磊衛緘縢之樂時哉不可失聿觀衣錦之榮敢予文改容請致黃金之贈徵題掾筆爲揭氷銜

贈蜀人陳定甫赴李官選　　同前

風聲間學久如鄭老之谷口春水巖瀨彷彿山公之啟事自古京塵化衣不得者一日磨礪建樹以求之我後子先時難幾易爲有飛而六翮亦在鬢毛骨而置之千金況其生馬使由子路

之粟則祖生看我鞭素孫子為寧可以鄉飯哉大丈夫志天下
何愛吾言

贈蔡古劍教子米　同前

擔簦負笈共拓亭古之入官毀丟書燈自愧寒家之求我弟子
笑妻啼者在列從者臥還絕而莫因長此安窮詩言在頌雖三
年不至於穀但當求千祿之書然一日弗食則飢始覓索枯魚
之肆乃蒙公米之怡以代采薇之歌今畫翦伊蒿尚亡恙者
勤龍那鉢刺薩准所與之

贈同舍水後辨根　同前

蓬居又溺我為東海之浮泛秋至啼飢又見西江之涸爾蕭然
斷眾已罄意者裴欲而來種豆以為其何以卒歲采薇亦幸
不如无生弟欲一囊之米朱瓶以三食而適萊蒼舊得指禀
與之與之辭今日叩門莫求隣求食士而至此誰不慨然

上梁文

南宮廟學大成殿上梁文　元遺山[illegible]

伏以窮則變變則通聖人之道所以亘萬世而無弊庶而富富而教司徒之官所以敷五典之序從方屬雲臺偃伯之秋宜有序庠盈門之盛眷此舊治鑿清朝之新基緊改作之良誰知落成之有在中国有詩書之教風以動之庠老思德化之成今其時矣敢竊閟宮之義以佐武城之歌

東　井邑弓刀変舊風孝悌力田從此始衣冠禮樂有儒宮

南　極目豐登露氣融五畝樹桑財付教馬鳴無用說宜春

西　木鐸新詩風俗聲孝館大亨知有日高車不用笑郵臺

北　草創古來潤色紗年今古儒風了第於今有詔

上　濩日鄉賢參將相儒林發漢蜀川君李籍光芒三万丈

下　絃誦洋洋新表化朝家須歲鴇書求長吏今年璣勸賞

伏願上梁之後士徒石室常師蜀郡之文翁宿漸廟絃不偎晉陽之尹鐸勞治鄭郡共治文明

考亭書院上梁文

馮夢得

伏以闕里闡斯文之統緒，歷二千年；考亭接正學之淵源，恰六十載。文新輪奐，如惠佩於其惟。太師徽國文公晦庵先生，体用大全，明誠兩進，以道接堯舜禹湯三聖之傳，以心傳周程張諸子之心。先太極而於後天極而終，智傳於我由百世之下，等百世之上，不以吾言真如泰山北斗，以仰之所謂河圖洛書之在是。惟滄洲之勝，蹟延晚歲之卜居，源頭之水不窮，戶外之璧常簇。蝦家未羅，亭无江漢秋陽之氐，蕭索竹林，誰繼風露夜漿之詩。茲蓋伏遇

植齋運判宝章太監，望崇西蜀，學派東家，堂下步趨，曾與聞乎金石絲竹；眼前突兀，將收拾乎環堵棟宇。開玲瓏之八窗，悉堅高之數仞。但但仰高戶，雖安之勝，抑將膺廉洛閩河之傳，相与講磨，治於鑿於溪山，遺緬懷千古之風，尚云漢昭回增耀，力重之大礼，頓成，詩頌同，享修梁

東　高山仰止，我文公會得滄洲无限意，百川含海水朝宗

西　故家喬木暝靄野服悄悄笑談此箇中喚醒我人迷

南　一抹青煙宮碧嵐借問開山公案祖臺春會向此停驂

北　此去聚星亭突天明河未落斗復昴認取人心中太極

上　使星大作斯文倡演堂衿佩玉鏘鏘宛似考亭初氣象

下　諸賢當識其大者但將誠敬為入門是可聖人之徒也

伏願上梁之後絃歌不絕衣鉢相傳聯床千載之心涵泳四書

溪君子之道鳶飛魚躍各遂性真先生之風山高水長莫窮

激忠

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四

子集

新刻名公文類聚尺牘全書卷之五

答謝類門　文類

小柬

謝人寄文

高文大冊賜教眞儼然兼旬誦之如游靈變如入周廟如觀秦阿
房宮建章宮華清也心目爲眩欲以半語揄名之尤所難勉承
雅意見之別楮然一髮何足爲千鈞重邪元侯歸几格容再謝

又

聚弓就事如水上萍風約之偶相值耳聘教洪寶玉泥我牟愁
此意何可忘也書畫兩屋眞欲卧余子百尺樓下儼見明忽已
如身入武庫但兗淵駭目莫識名件矣喜劉郎服董服矣他遲
佳晤



承貺寄及至雅談蒙携古鏡以賜我人眞不識其價壓硯之奇
硯有詩如此我何堪某末流蝸廬之陋辱懷雅好足張吾軍

又

某乃者辱高軒過固已得君眉睫之間意清流激揣其來必遠
請近惠書別知為忠肅公家子孫嘗游諸老先生而以詩筆洗
出塵者也敬羨敬羨

又

某方東書冊戒行李時得詩華甚云何至此勝二樓二之中今
亦不記韵也廬山佳山水而主人翁乃猶未識面目俄然俗吏
安得筆床茶竈如異時行春故事也

謝宋和詩

某由家子游沉聖中与俗下相頫朗惟日不足每晨既數勉之
字吟繹清新之篇爲之躍然而莫之答也詩鄙未返豈不孤雪
融之花香自兩賜則誰有無何

謝人惠詩　陳述陽

某閑散東資偶以落花蝴蝶作團打入竹根中來往不坐忘忽得詩三章長風落硐誦三過如閑雲流水渺然作浮雲白鷺無人間一點煙火氣嘗亦嘗言文理俱到詩之妙者君之謂也彼但知舊習常蹈而失其性情之真者何足矣不審吾兄以為如何天氣差暖伏惟侍奉多福明當得面罄奉啟草二

謝人稱揚文章

某惟読書我輩人於文章少所許可不自意俗下應謬之作偶留習留刻登无垢政恐不滿西家施一笑耳鼻荊有愚頤言揮斤他日何如定吾文者乃出郢匠之手也至禱

回陳教惠字　方秋崖

某老骨怯寒方路傳狀竹火而雪霰交下凄風冰人詩有如山毛髮為立頃視門望啟之有声披戶視之乃吾所齋兩蛇蜒也蓦喜過望少須[illegible]家長[illegible]以謝

謝恩碑

辱分刻碑所以爱我者至矣抑人有言巳知當不如知賞不如賤特未知先生之与死何如耳以某之鄙等作如是觀弁廢田莊豈堪栖置獨樂古可爱當時出督春發舞其近仪也千感万謝

試中謝主文

某治下之鄙細人不得与於斯文也敢事出所有使品題之某奚僭之敢然恐執事之不予諒也徒名其間珠玉在前充我形穢无任主臣

答求文集序

某朱墨之与浮屠書之与沉世矣其俗文也妙奇到手則雋清獻壯文忠諸作与田獵㵎露楚王家而讀之先生之文各能了了在目一日而兜三絕伏哉徒名其間豈不甚幸而其非其人也柰何无闕行之不逮見宜得當出名筆展幾可以發清垂又惟執事其鑒詧之

請托小柬活套

某拜覆 一壺斗酌聊寄轉斗粉紗系之私懷以在念即日附令令生

侯動止多福 入書

請人文會 執事速化有道波人多矣來歲欲屈吾鄉底我遑 幾

得就爐鍾之化耳

敦人延師 里閭今歲請某人兒輩俱在講下欲托公器同至席

我欽親傳約之誨

托人延師 祠我兒輩未有師模聞某人博學喜誨未審肯就否

得賜定音是幸

薦人館 吾切闕祠成館席尚虛某人學問淵源教導勤謹倘蒙

採錄我候報音

請人入齋 比者伏致乃蒙特達極感某日稍佳已酉時蒞齋館拜

伏參函者賜命駕

請問總人 先生入齋久矣未得拜參函此來終成全甥傳約為我著

庶允潤飾此否須

約人東脩 李生極有詩論發良多其茲節甫臨輒有束脩若干
侑以節儀少寓謝忱輕微望恕

請人論文 簡冊埋頭往歲家西因思共書疑難足下評研
奧妙能賜往教否

請人賦詩 此辱小亭諸葛界以珠玉蓬用封呈擬求佳章光寵
泉石幸无我鄙也

請人書字 足下書法遒勁不減鍾王頭以扁額借求揮染銀鉤
鐵畫烜赫不我吝也

邀人結課 昨視伊近五長僅僅數可光新工務就共來會課敬當
拜在能往教否

託人作文 欲通要人啓應用非所長不敢強作謝事欲煩大手
一揮幸无卻詞

專人冒瀆乃祈介准不宣貫頂拜懇

答旅

其甫拜一履場屋仍瞬息許時改切近岩肆熏家賜翰恭審時

令台侯福履方億共入書

【回請文會】碌碌無庸乃蒙過祈延以館穀敢不遵命但負山之

蚊伏鵠之雛恐無所益耳

【回邀延師】李生來歲從師之約敢不遵命九轉丹砂點石化金

明師良友後進幸甚

【回託延師】館穀見委不入李業誠後進矜式耶扣之已蒙允諾

乞一示李閱當為傳達

【回薦館客】承諭前極感其丈開名久矣弟東席難辭不敢屈致君

家存就却甲納筆閱

【回請入齋】伏蒙台諭豈不及入齋之日即當洽鼎書窗以承約束

待教有期預切欣躍

【回忽入齋】[illegible]久不見誨正[illegible]開冊教西席之領[illegible]有[illegible]

此一其權此[illegible]考有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回決衷循其終歲取捷初出補於今以正此者上事入臨門列
參下隷礼意俱優祗領以示未暑先汗
回請論文 坐井无闚正思傳約伏冀寵命雅合卑悰敢請高命
願將所懷以求開發
回請賦詩 伏蒙寵教詩曲无涯敦匠而鼓雷門有所不敢嚴命
下隷自合勉承約束
回請書字 名軒榜額豈敢辭荒書弟恐无法之字徒爲識者所哂
却當詣見與祝可否
回請結課 承約結課並當所願催是性屬曾無正有賴大開明
奉賚有期豈勝雀躍
回訃依文 伏蒙爱責前極感旨敢虛辱謙請率強寫書敢錄以呈
先類不土辛加寬乞
好此以後伏乞遙照並寄拜上覆

答不從

拙弟拜上覆王切斗士嘗忽承雲許剝封展誦慰完旦量在辰時
令台候乃福捉入事

回請文會　茲家道呼特有餘馬之招徠感弟先諾其小人之約矣
有方台命不敢從術

回邀延師　弟生深願親炙茲辱見邀季感偶已堅其小人之約矣
有孤美意尚遲而謝

回託延師　寵喻延置某人即造其門尊以雅意承約已為他人
之所先矣方命恐悚

回薦先生　郎席之薦何幸子弟得侍某人教誨恨聞之晚已約
他人徒切悵快耳

回請開講　伏家涓吉入齋自合即遵惠東偶以冗絆尚稽數日
方得潔已以進也

回請入學　可蒙寵招何敢不進偶以俗務羈絆暫未能當別選

今日奉宥求教也

【回邀東道】承乏位未奉餐方以為愧忽承東道盛礼之貺何以請

此不敢冒昧拜嘉

【回請論文】日困尤鈍書心生塵忝辱論文之招弗及遵命忝居

之訓何以自逃也

【回請題詩】龍不珠玉極感見教用發多矣所喻續貂无言敢敲

豈敢持過向者哉

【回請書字】承有扁陵之喻奈乱度不堪用也請為妙手續嘗磨

墨寄題以謝不敏

【回邀結課】結課之命固願承教弟推數時俗務牽制畧不得休

尚稽後日以請也

【回托作文】茲承不鄙之諭自合遵命但意外有拋冗暇思索倘

可少寬當牽強也

上報恭叔垂照字卅廿五代劉拜後

【五卷終】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六

〔儒學門〕　文類

〔學記〕

靜江府學記　　張栻

國朝學校徧天下秦漢以來所未有也桂林之學自唐大曆中觀察使李昌巙始築于郊而熙寧中徙于郡城東南隅乾道二年知府事張侯維又以其地湮陋更相爽塏得浮屠廢宮以故始安郡始請于朝而遷焉侯以書來曰願有以告于桂之士公惟古人所以從事於學者其果何所為而然哉天之生斯人也則有常性人之立乎天地之間也則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其事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性之所有也弗勝其事則為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則為弗克若天矣克保其性而不悖其事所以順乎天也然則舍講學其能

之哉凡天下之事皆人之所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
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於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纖至悉何莫
非事者一事之不貫則天生以之陷溺也然則講斈其可不汲
汲乎斈所以明萬事而奉天我也雖然事有其理而著於吾心
心也者萬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斈也者所
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理之所固存
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吾於萬事皆見其若是也而後爲當其可
斈者求乎此而已嘗竊怪今世之斈者其所從事往往異乎是
鼓篋入學抑亦思吾所謂斈者果何事乎聖人之立教者果何
在乎而朝廷建斈群眼而教養者又果何爲乎噫夫此獨未之
思而已矣使其知所思則必悚然動乎中而其朝夕所接君臣
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視聽言動之間必有不得而過者庶
乎可以知入德之門矣公也不敏何足以啓告於人得侯盛意
勉爲之

白鹿洞書院記

呂伯恭

淳熙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高仰之田告病郡守新安朱侯熹行視陂塘並廬山而東得白鹿洞書院廢址慨然顧其僚曰是蓋唐李渤之隱居而　太宗皇帝驛送九經俾生徒肄業之地也書院創於南唐其事無足議我　太宗於汛掃區宇日不暇給之際獎勸封殖如恐弗及規摹遠矣中興五十年釋老之宮圮于寇戎者斧斤之聲相聞各復其初獨此地委於榛莽過者太息庸非吾徒之恥哉郡雖貧薄顧不能築屋數楹上以宣布本朝崇建人文之大指下以續先賢之風聲於方來乎遂屬軍學教授楊君大法星子縣令王君仲傑董其事又以書命祖謙記其成公竊嘗聞之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阨學者尚寡海內向治文風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閒曠以講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為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祖宗尊右儒術分之官書命之祿秩錫之扁牓所

以寵綏之者甚備當是時士皆上質實不新奇敦行義而不偷
守訓詁而不鑿雖學問之淵源統紀或未探究然其受和白受
采既有進德之地矣慶曆嘉祐之間豪傑並出講治益精至于
河南程氏橫渠張氏相與倡明正學然後三代孔孟之教始終
條理於是乎可考熙寧初明道先生在朝建白學制教養考察
賓興之法綱條甚悉不幸王氏之學方興其議遂格有志之士
未嘗不歎息於斯焉建炎再造典刑文憲浸還舊觀關洛緒言
稍出於毀棄翦滅之餘晚進小生驟聞其語不知親師取友以
講求用力之實躐等陵節忽近慕遠未能闖程張之門庭而先
有王氏高自賢聖之病如是洞之所傳習道之者或鮮矣然則
書院之復豈苟云哉此邦之士盍相與揖先儒淳固愨篤之餘
風服大學離經辨志之始敬由博而約自下而高以答揚熙陵
開迪樂育之大德則於賢侯之勸學所無負矣至於考古志紀
人物亦有士者所當講若李清之 三 遺蹟固不得而略也侯於

是役重民之勞賦功已狹率損其舊十七八力不足而意則有餘矣因廢始末其於營繕郭祥正所記者皆不書

江州濂溪先生書堂記

朱文公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為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綸錯揉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而最其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閒夫豈以古今治亂為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醇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禀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決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億度而強探也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敘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歟不然何以絕之

爻而繽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於我有宋　聖祖受命五星聚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淳判者合清明之禀得以全付乎人而先生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于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姓周氏諱敦頤字茂叔世家舂陵而老於廬山之下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築書堂於其上今其遺墟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而其荒蕪不治則有年矣淳熙丙申潘侯慈明與其通守呂侯勝己始復作堂其處揭以舊名以奉先生之祀而呂侯又以書來屬熹記之熹愚不肖不足以及此獨幸嘗竊有聞於程氏之學者因得伏讀先生之書而想見其為

人比年以來弃在無事常欲一泛九江入廬阜濯纓此水之上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思而病不得往誠不自意乃今幸甚獲因文字以託姓名於其間也於是竊原先生之道所以得於天而傳諸人者以爵其事如此使後之君子有以觀攷而作焉是則熹幾乎兩後之志也云爾

衢州江山縣學記

朱文公

建炎以熊君可畏為衢之江山尉始至以故事見于先聖先師之廟視其屋皆壞漏弗支而禮殿為尤甚因問其學校之政則廢墜不脩又已數十年矣於是俯仰歎息退而以告於其長湯君悅請得任其事而一新焉湯君以為然予錢五萬曰以是經其始熊君則徧以語于邑人之官學者乃得錢五十萬遂以今年正月癸丑始事首作大成之殿踰月訖功棟宇崇麗見竦顫復作位序丹青黝堊咸合礼熊君既以復于其長合其屬與學諸生而釋菜焉則又振其餘財以究所事列其門棘編以奎文生師

之命乃高其禮於是熊君乃復揖諸生而進之使程其學以湘
汭弟官近廩給絃誦以將邑人有識者皆嗟嘆之以為得本之
遂補從職為官皆勉焉而不憚其事則亦足矣朝夕由發其
課之所以職而熊君乃能及是二其志與材為如何邪其時適
以事過邑聞其言則以語熊君曰吾子之為是役則善矣而子
之所以為教則吾所不得而聞也抑先聖之言有之古之學者
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二者之分實人材風俗盛衰厚薄之所繫
而吾為教者不可以不審焉者也顧學不足以議此子之邑故有
儒先曰徐公誠頤者受業程氏之門人學與行高講道于家塾
子自遠而至者常以百數其去今未遠也吾意大山長谷之中
隘巷窮閻之下必有獨得其傳而深藏不市者為我訪而問焉
則必有以審乎此而知所以為教之方矣熊君謝曰是則敢聞
命矣然此意也不可使是邑之人無傳焉願卒請入以識於役
而并列之衆不得而辭也因悉記其事首書其說如此俾列焉

既以勵能君且以示其徒又以告凡後之為師弟子而從事于此者使知所以自擇云爾

敬齋記

張欽夫

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道之成則誠而天矣然則君子之學始終乎敬者也人之有是心也其知素具也其所以亂而欲汩之紛擾泉亢不得須臾以寧而正理益以晦塞焉喪失其統矣於此有道焉其惟敬而已乎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夫所謂一者豈有向玩而執者哉無適乃一也蓋不越乎此而已嘗試於平居暇日深体其謂無適者則庶乎可識於言意之表矣故敬若易雖非敬之道而於此時可以体敬焉即是而存之由是以察之事事物物不得遁焉涵泳不舍思慮將日以精明而其知不蔽矣知不蔽則敬之意味無窮而功用日新矣天地之心其在茲矣學者舍是而求入聖賢之門難矣哉夫所進有淺深則存乎其人用力敏與怠之不同耳

吾友臨川呂君仲權慕於古道將以敬名其所居之齋而因以警於其行也書此以贈之蓋朋友相與警勵之義也

靜可善室記敘

徐進齋

予愛武夷佳山水且有佳友晚歲徙居焉詹君琦景淳從予遊知其為人孝弟忠信天資近道閱詩書仁義之名言躍如也一日語予曰某愛程子云性靜可以為善因名讀書之室曰靜可惟君子一言以發之是為善乎因進而語之曰善者之於道能於其性之所近以求從入之門於道可至乎性靜有志於善雖間不可合夫利欲鬧進躁競馳逐者去道日遠苟能收斂此心澈偏向裏勿為外物所動則其本立矣故濂溪明道二先生發明為學之要必言靜者以大本所當先也然伊川先生教人又用敬不用靜者以敬貫動靜該體用若只用靜恐都無事了又失大本當先之意故曰敬則自虛靜又曰靜中須有物始得必知是乃可言靜雖然靜謂之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

程伯子之云且以開學者從入之門耳會首備符其全則動靜
無端陰陽無始聖人之於天道渾合無間然也大學之經曰知
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
得此古昔聖賢道學相傳之要旨請以治敬窮理為吾學他他
時皆屏有人曰靜可學者歸不羨美歟

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六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七　（戊集）

諸儒學門　文類

序跋

（文）送劉美文之長沙序　張南軒

武夷劉美父道長沙省其兄子獲識之於其行也厳贈言之義至于再三顧予者乃自燦其病之不暇而何足以開所冝望乎道二義與利而已矣義者亘古今通天下之正塗而利者犯荊棘入險阻之私逕也人之秉彝固有坦然正塗之可遵而乃不由之而必犯荊棘冒險阻顛冥終身而不悔獨何歟血氣之動於欲也動於聲色動於貨財以至於爵禄之可慕則進以求達知名之可利則銳於求名不容惟是凡一日夕之間起居飲食遇事接物苟私己自便之事意之所向無不趨之則天理滅而人道或幾乎息矣其賢者必營營苟得猶使寧處於斯世亦僥倖

亦若兔耳徒知有六尺血氣之軀而不知其與天地相周流也豈不可惜乎雖然義內也本其良心之不可以自已者反而求之夫豈遠哉以夫父之才方盛年其仕於時也人固曰宜而以親族之故求祠官方將杜門專意惟所以承顏順適者是念是圖而弗暇顧也則夫父之心豈與世之長鶩於利者比乎願夫父以是爲觀之念慮之必察其爲義爲利乎詭遇獲禽雖若丘陵吾弗屑也則所謂良心之不可以已者將日引月長既久且熟幾微毫末了然坐判於胸中私邪求絕正途大通駟馬攜安車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夫孰禦焉嘉僕不敏嘗稟寒是以相與砥祥也

送徐楊二友序　　陳北溪

紹熙改元維夏初晦庵先生來臨漳越月而永嘉徐君居甫不遠千里受業於門下又越月而郡人楊君尹叔與俱又五越月其求方獲待函丈於是凡所識徐君而楊君又其舊也喜負其不倖

而合自昇相與往來於鄒齊魯之質議之正家之釋益之清或一二日四三日辰而入酉而出爲月者幾四其所以從容共學之情各矣願惟學情之資方有賴於左右離而右寒之何壽憤大歎而怏欲分離漫大之淮而歸俗判然各異之歸緣不可羈而勸君文有成均之役於我忍然戚戚焉今二君行興已當而征蹄已秣矣思無以見意於借古人贈言之義以致朋友所以相切磨者而共勉焉可乎昔者曾與尹謝諸公游河南夫子之門於其別也謝謂尹曰吾從從先生見行則學問言則識譽服爲頭者方其服時顏色必畏謹筋力強盛一日爲頭力去則將如之何今吾先生所以望吾二三子者其大略亦可知矣而吾二三子相從服領於此朝夕奉率唯謹者則以有先生之嚴訓在二君自此而別也去先生之側日遠歷郵亭閱都邑紛華靡麗之觀放蕩縱轄之境身日與類裕可玩可愛可眺可欲可驚可愕可慨可厭凡所以搖蕩聰明拂撓志者千狀百態日交乎其前此

正為頭力不足恃而已所自力之時也自志柔氣弱者於此最易為之荏苒蹉跎而移其所守而見善明用心剛者以為件件無非實用工夫之地二君謂之何哉道無往而不在學無時而不然二君自茲而往也誠能常如待先生之側靜則存主敬之味動則佩躬理之方參前倚衡念念以無負先生所期望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焉則雖遠先生之函丈而正大之訓常在耳於其灑然有得之時又無惜一二附南來之鴈以及到其為仁之序則是雖與其非向者從容郡齋之樂固可冀矣夫月南也二君果謂之何哉初南軒與先生有語云驅車萬里道中途可停轍勉哉共毋數說矣追前修者二三子者共加鞭焉因錄二通為贈行序

送黃六有歸三山序　　疊山

積雪嚴凝而登徂徠可以觀松烈火息而登崑岡可以觀玉道行乎貧賤患難矣處而不失其所守者可以言君子矣然而能固

智學人所尚老而能壯者詩人所美焉合而言之曰鄭當春
堅老當益壯古之人有行之者矣公是也任而不進於侯國矣
而見棄於室以傭而擯署市不利以八十老翁而仰食於魚
物不亦堅乎非龜兆文王亦不知其最具出奇策脫其主於困人
亦未敢以王佐許之閎光采韜鋒穎退然若無能者又幾年相
三君定天下致太平年已百有餘矣辭三公而侯伯自娛自逸
讓職議之逆旅無敵衛途人馨欬亦可誦夜闌[illegible]有一客寢其
窮[illegible]就國者不倦昧爽攬衣宵行何其壯也[illegible]寒[illegible]而下將相亦
有斯人不亦乎悅唐士大夫若能以憂道救世之心易其嘆老嗟
卑之心則唐之天下何至於亂亡哉先榮求一飽雖大賢亦不
能究歐陽子悲之流弊數百年其禍不至於中國皆被髮左衽
不止也甚矣夫而滅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有天地以來無此
變也同人者必辨其族類之可同隨時者必隨其正則無咎時
文脩先盛年豈消為[illegible]人[illegible]以窮而變志以老而衰頹迷沉頁

形生神死信之然曰我善同人我善隨時是不亦大可兆廣人食貶壯之言有旨哉三山黃六有坐大李以文章爲諸公貴人重客逢世大亂貧不能自活稍降心屈道爲醫數爲山長爲訓導官亦可自詭曰師儒職之然不齎攉五二子行五百里教學以代耕暇則歷訪先賢講習之所借書鈔誦著述不休聞有好善而遺世者雖窮險巔崖深谷必杖屨求見遇其於除亦談如莫逆交氣愈豪志愈不屈夜相與席地擁爐談太公大節六有肘闢能躍若有契於心斯人也焉文淵之徒歟萬木彫殘喬松益勵舊鬼同炊虹蜺氣燭天拙工族匠睥睨於其旁不以爲奇亦當以爲怪況天下後世豈無下和公輸乎余懼六有不畏窮而畏老也敢以此說勉之子歸君子鄉見菊磵陳公芳山陳公及諸老先生與吾同志者道吾言豈不曰斯人也向來狂殺今尚狂乎丙戌建子月序

余與廷芳斯文異姓昆弟也二錢君去矣君健我友此會豈意敎得
君初來洪遲二月冊目洪源遊盛莊又十月今來遊溢峰已辦兩
載留計事有不得遂所期者豈斯文之會天實爲我靳邪臨行含
悽不忍別重念己丑與廷芳握手嘆慨秦漢以下天下所以無
善治者儒者無正學也儒者所以無正學者六經無完書也六
經無完書則學不可得而講矣儒者無正學則道不可得而明
矣千五百年牽補架漏天地生民何望焉考亭夫子集注學大
成乎生平精力在易四書詩僅完書開端而未及竟雖付之門人
九峯蔡氏猶未大暢厥旨三禮准有通解缺而未補者尚多至
門人勉齋黃氏信齋楊氏粗完喪祭二書而授受損益精意竟
無能續之者若春秋則不過發其大義而已豈無所俟於來者
乎嘗曰世不完則亦愧負師訓多矣顧惟兵難之餘學徒解散
文集煨亡徒抱苦心力實不逮矣蕞歲成春秋通解一書又厄於
以兼以齒髮向衰抗我滋甚微君之來此學孤矣余與君相與

講劝倣指恭卒十有七年矣易詩書儀禮說緒春秋更加覃豪負
皇帝王伯之道亦粗備矣惟三礼廼文公與門人三世未了之
書所闕甚重且周官六典元不亡當復其舊而儀礼十七篇且
敘各附記礼傳義以為之兆當猶有俟也臨分再與廷芳約公
任此責廷芳記以來歲冬春之交四入閩此留畢終吾生以畢
悠事古聾張族紀先曾學礼古概然以文献為念昔以此屬余
今又以屬廷芳悠悠二蓋獎文獻實難鄒孟氏距夫子方百餘歲
而已有無有乎爾之嘆者無其人也韓宣子因過魯見易象春
秋遂曰周礼尽在魯者有其書也君歸江東與我同志其以是
告之梅花祖道晴日暄美山中諸友各有贈詩余前日壽君之
章意已至矣族長鱗齋翁又申言之輒叙其所深望者如此我
日斯邁而月斯征載歌此為續後序

送退齋歸武夷

史葯房

武夷高哉幾千仞兮疇昔號為靈鄉福地學成仙者居之自文

公抉奇剔異築室山中聚書取友爲往聖繼絕學號武夷精舍
於是茲山茲川爲闕里爲沂四方來百有餘年士生其間耳受
目擊手畢而膚敏莫不深探道閫力守師說誾誾然與濂洛相
爲長雄非所謂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而人鍾靈毓秀者耶若吾友
退齋熊君則其出類離倫者也君家建陽近武夷密邇自其幼
時往來精舍已慨然有求道之志方其年少氣完縱健鼓行場
屋嶄嶄見頭角諸老先生器之然猶未免科舉累也年未壯奏
第太常聲價蹶起君一不動心獨曰自是可遂吾讀書立言之
事矣居無何遭當世變之會物換星移無所倚其初意則退修
初服束書入山築洪源書堂與朋友講習舊業其徒數十人攜
食潤飲於寂寞之濱日以周公孔子之說相磨礱於文公諸書
是信是行以道教人而信從者衆凡一星終乃歸故山復創鼇
峯書堂以所以居洪源者居之大肆其力於六經如易詩書春
秋皆爲之集疏集疏云者每經取一家之說爲主而衆說以

爲之疏工夫浩博義理明暢六經之道如指諸掌復爲小學四
書集疏以羽翼之翼固偉美之功極矣又念儀禮一經文公勉
齋先后論看貌曰全書三代禮樂盡在是矣兵火之餘遂求高
閣君念扶天常莫民志以立太平之基孰外於此復與學行以
齋與傳於海內役鉅君察以身任之蓋欲爲扶持世道維繫人
文以俟君子之討豈有所爲而爲者哉士散之餘禮壞樂亡療
知所佰注注宇宙求一叔孫通且不可得況敢妄議魯兩生哉
而吾友奮乎頹廢靡之下而起圖之非孟子所謂豪傑之士
雖無文王猶興者歟忘君之志學君之學吾豈敢謂秦無人而
或者方以迂孔孟迂之亦可哀矣千古蜀人與君昧平生卯辰之
閒脊命千浦一見語合遂定交焉居數月相與論說氏溫與鄒
陋所見略同如鶴峰祠五賢以偁聖師蓋爲道統之的傳密而
邵馬不與焉或謂晦文公竹林六賢之規爲小異吁是未可以
口舌爭也千古常時此說聽者無然而君之所見亦如此豈是

知理之所在猶印印泥近者三山之尊適南陽之新祠亦吳不然自有嘿會諸學者存非以內交要譽也君自濕陵歷蒲福亦既勤遊將歸山中求予一言為別君行矣趨飲自愛為吾道作經久計他日道尊德隆必有蒲輪加璧而起申公於邸老者僕苟未填溝壑尚欲見之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退孫其毋遜

進學圖說

徐進齋

進斈圖者後斈徐戩所作以自警也夫人不知斈則固陷溺於物欲而不能以自拔也戩不敏幸從諸老先生後而粗有所聞焉然乃悠悠歲月不務勇猛精進以求必至於道進寸退尺卒亦陷溺而已此圖所為作也然作伊何告汝衆人於其中如醉如癡沒者浮者淺者深者推者挽者尊者奔者勸者悲者顧者返者顛倒於左右莫知津涯所謂利欲波濤衆人陷溺於此而

不自知也。此航維揭聖賢拯溺之具也。求際双梳，生死關也。未入此關，漂流汨没，擢其淪胥，以死入丹。此者縱有生意，且從此迴還，可登泥岸。溺消目之所視，足之所履，少有不謹，傾跌隊墜，甚可懼也。向有昔者、入者、出者、進者、止者、急者、緩者、跌者、墜者、為者、下者、扶携者、援引者。此免於陷溺，知所趨向，李問思辨，求復其善而有用力、不用力之等也。乎此雙植善其關也。未入此關，猶未敢保其向有善而無慝，信其必為君子而不為小人也。以須極力進此，方有立足之地。蓋知之明，行之篤，守之固，無所回惑，望聖人之室而至焉者也。夫然後聖人之學在我，而信其為君子也。堂宇高明，花竹輝映，天空水止，魚躍鳶飛，聖人之域也。至此則可以與天地參，而無愧於為人矣。偈之座右，朝夕視省，因賦五絕，俾兒輩誦之，庶亦自警焉。詩曰

人欲波濤浩渺間，淪胥溺者不知還。回頭上岸低頭認，取沙頭第一關。

言、、垂訓聖賢書甚探。溺舟航力有餘。若不求賢登岸去。險此身漂泊竟何如

過得關頭喜可知。人心天理向明時。如何岸上猶頻蹈。只為不、能常護持

擇善須升向上關。立身從可得平安。眼明足健通衢直。望之宫墻至不、難

梛舶花明一畝宫。搞行時止自從容。高清直与天風會。人在深居第幾重

敬業學規

刘光甫

一曰尊聖賢

按礼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　先聖　先師凡學春官釋奠于　先師秋冬亦如之夫學所以致道而聖賢者道統所自出故以冠進學之首

二曰嚴師

按禮記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而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師者學先王之道以待學者故以次進學之目

三曰敬友

按論語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孟子責善朋友之道也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朋友講習又所以勸道而成德故以終進學之目

右進學之要

按朋友列於五人倫而師不與焉然師與君父並立爲三記所謂事親有隱無犯事君有犯無隱事師無犯無隱國語所謂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是也而師之傳道授業與友之輔仁責善又父子君臣夫婦所賴以切磋故以列於進學之目而在明倫之先

四曰明父子之親

按孟子堯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一曰父子有親故人倫之大者也經傳所載節目甚廣及古人嘉言善行甚多學者所當先講故以冠明倫之目

五曰明君臣之義

按孟子堯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一曰君臣有義蓋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經傳所載節目及古人嘉言善行亦學者所當先講故以次明倫之目

六曰明長幼之序

按孟子司徒之教四曰長幼有序經傳所載節目及古人嘉言善行亦學者所當先講故又次之

七曰明夫婦之別

按孟子司徒之教三曰夫婦有別經傳所載節目及古人嘉言善行亦學者所當先講故又次之

右明倫之要

按司徒之教夫婦在長幼之先今以弟子之職孝弟為急夫婦之倫未容驟講故以長幼先夫婦為明倫次第然此四者特人倫之大綱其他小紀如祖孫伯叔舅甥姻娅之類皆以此觸類推明

八曰謹心術之戒

按大學欲脩身者先正其心孟子欲知舜與蹠之分利與善之間也心術邪正之戒乃理欲消長之端君子小人塗轍之判也故以冠敬身之目

九曰謹威儀之則

按左傳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論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出辭氣正顏色容貌辭氣顏色敬肆之間乃心術邪正之符也故以次敬身之目

十曰謹服食器用之節

按左氏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正張文節公有言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服食器用奢儉之間又理欲消長之符也故以終敬身之目

右敬身之要

○以上十條並係摘附朱文公小學書節目

文公語要跋

陳夢吉

退齋先生寓玉融之靈源某旨侍函丈請曰予朱子之書廣博淵深初學欲問津焉茫乎未知畔岸竟軒蔡氏二峽陳氏皆嘗輯之為書名曰續近思錄但去取詳畧豈有不同猶未能深達其意之所在也願吾儕欽之先生曰朱子微言未易知也舊閱蔡氏之書頗欲有所更定而未暇於是又取朱子諸書擇其至精且要者為此編論學論事二卷尤致意焉大要務切實而畧高遠其旨則謂學貴適用言事不本乎理無辨言理不究於事無用朱子之學全體大用之學也所貴乎窮理致知者亦明此而

已儒者体用之学不明而俱晦之從事乎誦説聞見以為知其
所不善者多矣嗟乎是書也真朱子之忠臣也因念辛丑冬䞇見
初得侍誨語心已切知所向曾未數日先生命駕南游每不親
炙為恨侍遊三山遂得拜受大學廣義要旨一書而歸大旨謂
格物致知所以道問學而極其文之博也誠意正心脩身所以
敦德行而極其体之全也齊家治国平天下所以肴政事而極
其用之大也三者不可偏廢而其要壹萃於此書至其所以擴
前賢之所未發者微意亦間見焉然未易以言語盡也嗟夫先
生之学亦可謂廣博而精深矣豈易知之豈易知之既又以郎
馬張呂及程朱門人之説輯為附録若干卷又為大学尚書口
義凡三千餘篇討論之際有及於他經子史之訓又不但止是
也別當有以誌之姑書歲月以識其景慕之思云爾

書帖

跋家藏劉病翁遺帖 朱文公

病翁先生壯歲棄官端居道一室蕭然無異禪衲視世之聲色

權利人所競逐者漠然若亡見也其幾以童子役侍左右先生
始亦但以弟子見期而其竊窺觀其自為與取以激人者若不
相似暇日儕有請焉先生欣然嘉其有志始爲開示爲学門户
朝夕誨誘曲盡不倦其後先生寢疾甚適行役在外亟歸省問
先生喜甚顧而語曰病中無可與語者吾子之來歸也自是日
奉湯藥先生所以教詔益詳期許益重至為具道平生問学次
第傾倒無餘一日從容因出詩一篇見授先生性不喜書常時
詩文率多口占使諸生執筆獨此與贈劉致明文長句皆手書
之其意可見也既又發故篋得碎紙數十皆平日省躬自勵之
言稍以先後次為一篇命其與同舍生黃銖輩之更取閲視手
自更定數十字間不一日遂啓手足熹於至乃其發其所緘
封遺書數幅皆其未歸時所留處畫家事徧及遺孤後有片紙
屬其爲作張公書亦有勉力大業之語其始得此受而寶藏之
以至于今不敢失墜然而躬行不力老大無成不能有以仰副

當日付授之意撫此悵恨每念將無以見先生于地下今病已
力何所復云姑取遺墨綴為一編而叙其本末以示子孫且以
示諸同志使於前修景行之款知所效慕而又視其之備憤亡
間以為前車之戒也某字元晦亦先生所命其祝辭具在以兆
臨終手筆別附他卷

讀疊山北行詩跋

李養吾

此詩與西山易武之歌當並行余無改評焉尔矣顧公盧門死
節皆甚偉公絕口不一言余不表而出之何以示天下與來世
公季弟君澤游太學早有聲詩文推本色彗星應詔書尤絕出
九江遺後惠余書目畧者為立禮生宋仁悲哉其為志也公內儒
家女諸父嘗中科登朝若夫慷慨就義則中科者視之劣矣澤
因伯氏過京師與謝章甫和議落人疑忌中械繫良久明朝事
將決一夕暴卒二子從母遊金陵鬪淘淘有異殷勤撫二子不
忍釋子既執孫解不帶自經其長弟君烈伯姪同禍所條烈備

及孕婦懼傷太夫人心不、敢以、凶服見夫人見一婦不、齊沐於
言不、笑曰將無大故乎又曰名義至此將何逃信與羅織之獄
所親如辞如詹捐重貲得無恙閹人居守曰麼民爲信所蹤跡
竟須浮圖處晉注易彼齒無冤言擁行傳中人也凡稱公能死
者非知公公不、捐一死豈惟無以謝軍興將卒亦見家人與
何顏獨怪江左多將相昌運郡国擇及盛孺雖肝腦塗地亦不、
足報所天居無何觀光上国廪人繼粟太官擱酒飲食醉飽如
平時公何闇門自苦至此公一子亂離間力奪自立能詞章仰
既畢以父骨以歸葬鄴東濠徒跣奔走俾復其士皆人所難者
因憶太史公素疎宕至所謂得其當而報漢談何易哉何易哉
公不、免輕以三百口許人国危如綴旒命討俱盡誰得抗司馬法
而非之或謂負辛者責公言之不、讎而酬之以其言是則有未
易解者余不、敢沒其實并附見以俟知者評焉

跋項碑及道統圖　　秋崖

道有原有統原先天地而莫窮其始統後天地而莫竆其終也乃謂吾道有絕續可有是哉秦焚六經道統絕矣秦君臣父子與夫飢食渴飲之天猶在也是秦雖自絕於道而道未嘗絕於秦使道果絕於秦也則一脉之傳亦何至於今綿綿延延而未艾哉然則由伏羲以來至於孔子由孔子以至於今是皆後天地而窮其終者雖包天地而聖賢之心包此道探道之原於未有天地之先原此心也續道之統於已有天地之後統亦此心也萬世之下心聖賢則道聖賢矣吁吾吳之於項君聘父之圖而見道之不可以絕續言

題危恕齋佩觿錄後

吳齋

恕齋危先生佩觿錄其弟子門人抄先生平日諸經釋疑也禮子事父母左佩小觿右佩大觿觿結之具也其狀如錐以象骨爲之取其堅強而不折滑澤而不滯常佩於身備適用也經從緫帶之結以觿解經傳理義之疑以恕齋此錄解故曰佩觿錄

詩不云乎我心苑結物結易解也心結不易解也士文字於先聖之遺經或本末紊乱或經緯錯雜蓋去聖既遠世罔能無以通之此心之結鬱如何聖門之教人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悱之時結已極矣然後聖人以一言啓發之聖人非靳於啓發也人不憤悱則未嘗求通之意不敢故聖人俟其至此而啓發之此為文者解結之道然世之文或無結之可解甚者穿鑿高明而實與理會邪抑文而不能問之不知息之不得辨之不明古人非措而後人措之邪措之則無可言者知非措也則先儒誨人凡條分縷析於先聖遺經之下者何莫非為我設求之不觀如有觸而不偏亦無如之何也已若老日淺窮先生幸以宿文為此邦後進宗師是編之傳惟當與文問田辨不能不知不得不明弗措者其之伏讀之餘竊自大負而書其末

題立雪文稾　鄧中齋

立雪年少才氣卓犖以劉季孫中年連蹇不第不得施失以文

方叔知已得路借著引重迄無成功以孟浩然中更世故覺頗
悲吟雖科目未收忠愛不貫似羅隱今年逾七十避居隱處似
鄭白雲亂後居吟研味外味似休々居士或曰立雪々翁耳何
多変也曰不然世変則境変境変則詩変非其人変也使立雪
窗承平取上第以看花之得意況哭雪之酸寒當不在孟東野
下蕉党近推挽特達奏賦如杜草堂摘詞如白小郎猶應以列
薦官死已以史館命故翁碩才命雅不相諧而朝市陵谷宮廟
禾黍已咄々逼人後草木未黄美人先暮東西庵寒雲枯樹
拜杜宇哀江南往々愁絶已而倚高臨流撫松對菊曠然自怡
詩興日浩蓋窗意新不知老之將至也予嘗評君一生琢對
匠語泥削治擇齒牙間縲々有声大率成就精切二字而已嘗
其精切得意處前無古人古之人或不然必皆不精切也今夫
毛落盡孤骨兀然霹靂之琴大成之鐘湖湍激齧之山皆自然
成趣有不假斧削而合者於是門外雪二尺矣得其髓者非吾

腰子不能後已吳翁作序之四十有二年歲上章攝提格中秋日
同門生郤光龐書爲立雪先生第五稿序

題月湖詩集　恕齋

何地非月與月有情者莫如水蓋動靜百變而谷光隨之而不
月水於是乎有情焉流而靜則棹穿波底無傷月之明浮而動
則金波不定益以增月之麗掬而在手以與月俱採而漉泓月
與水一塵匣湖鏡月之吐也大金輪翻盆月之落也愚不知月有
情於水邪水無情於月邪煁和以月湖名集是又詩與水月之
情三而一一而三者也老眼昏花而敧眠聽新詩之情闘佳句
擬技癢嘗令姪子披誦是編數過似旁充然有得不翅湖水以
味其情吸月以挹爽也玩昌黎南山之作則六鰲踏鸑峰不足以
狀其雄讀錢塘觀湖之詠則海鯨吞月不足以喻其怪羨然若
之輩於一炉之裏則風恬浪定者此湖也葛湯泰火之灰於一瓜
之泉則湮云掃空者此湖也山園寂寞梅秀落花發通仙暗香

疎影未到之言樹影皆黑人煙有無則又王維維壁空店人迹
板橋何意所不到者也留更之累日但見湖光月影沈浸研磨照
濯几格焉夷望哥環列吾偏倘徉生寢巻而索玲管城脫帽而效
戕冷竟勃勃夢醒受役乃作而歌曰月湖月湖得無接閒集老
子之閒乎遂亟為之壁

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七



儒學門

詩詞

【送行】送朱元晦遊湘中　　黃穀城

有美人兮褰何為兮中洲鳴玉佩兮冠靈章而遨遊兮沅湘而西蹠兮因返睇兮魯聚發軔之指期兮歌予懷以送之粵大道之汩湮兮嗟惟君兮何求唐虞邈而不可見兮鳳鳥去兮周衰翟朱之詭行兮鄒人拒而劉之至老氏之猖披兮淩滛渝而益非忠正氣之所縣兮度百世而固然豈日夜而忘之兮曰夫子之所傳纍絲〻其不斷兮嗟滛蔽兮莫開記大振於茲時兮余將從乎洛之湄心鬱〻而纆告兮寤掇兆兮何知梏夜氣而不存兮外其良而四馳彼早暮而夕息兮既日用而不能察也紛蠹〻其荀樊兮日擾〻亂而莫之肆彼思存養而莫吾覺兮所

事天而不忘兹致知以自強兮至天下以平兢余初其性之兮
稽先墳而載陳仁與人其並致兮道烏乎而遠身則录之弛張
兮一氣斡轉而無息婚吾奠天兩間兮文陰陽而與為一超無
極而混淪兮精凝融而以神卒變化而不窮兮周流通乎九垓
悲空言之無所底兮固將推乎余所行雜樞闑以並進君兮終
何非異而不余信既鄙棄而不吾庸兮徒消潛以自珍豈不鬱
陶而思君兮説方來之以申時與時其未際兮莫與商兮得志
覆冠巾之易登兮曾樂天而不云恚曾衆既以嗟咨兮聊遠舉
乎湘中即友舜以自樂兮嘉將切偲以發其躬山九疑而在上
兮湘流奔其在下故仁智之所樂兮遂徜徉而舒去超兮浮兮
心若謀兮眴兮眄兮目横分兮鸞鳳並馭羌不得留兮時未適
當過吾何為東周兮乱日汨兮沅湘上秋風兮迺行激御白雲
東兮衡木麥落山欝盤兮風車雨馭迷揺揺其行兮委蛇噎抑
多脩艱兮白首倚户思結棘兮信莫樂兮君平憮憶歸兮

送元晦　　劉忠肅公

翩翩双黃鵠結巢相因依一為天風便矯翮西北飛歲華及婉晚霜露侵征衣此行亦良苦千里以為期堂中白髮親榮祿當及茲人生會有役不復情懷滿排徊都門道欲語行且遲念子抱枯桐窈窕絲古詞清商奮逸響激烈有餘悲不辭彈者勞正恐知音稀知音何足貴我願不可追

送仲晦　　黃叔城

靡靡時歲晏亂山紅葉稀端居已無悰况與親故違駕言臨廣路惜此須臾期祖燕未云洽鳴雞促再馳晨耕儼行隊天澹風淒淒遲遲征人行悵惘離言悲令德本高世誠思開聖微虎豹文來由我年冊詔華簪盛皇華寄那得淹遐陬君王久延竚去矣翔天墀顧我抱幽獨已為清世遺冥鴻高舉蜩鷽尚何由追燦燦西郊道晻晻夕陽暉出處自殊迹攜袂胡不怡明當畏凌雲月依舊東岡陂

送別趙紫芝　劉正之

夫君落二十年姿弄名早身窘貧白馳錦囊千首不療饑非詩窮人窮乃奇憶昔聞君未識面獨傳句法諸清健揭來白下一相逢傾蓋論心曾我見斂然起拖春江流我亦江頭尋去舟人生相聚會有別江水江花無盡愁万事不如歸去好石田茅屋生春草如君自是玉堂仙輕車緩轡長安道春日遲遲柳依依攀柔條兮送君歸

送劉有甫

雨雪成歲暮之子遠徂征酌酒起相送慨我別離情沘陽賢大衢佐車卧時送子行一請覲上計趨吳京良玉環貞操方蘭含淸馨臨岐一珍重即此万里程

送戈唐佐　元貫山

我從商餘之山過譙羅聞君六經古家富研摩學會最上指冠魏我昔背俯首春官科運壞變生十載後我時避兵方北走通家

弌宋共有撫行輩許之爲老友晉州一書君肯來握手大笑心
顔開春風着人不覺醉快卷更須三百盃鶴骨瘦飛添壽況
是丹砂藥錄留心久鼎竈命神泉稜木芝乞與徐齎聞衰朽天府
學士登瀛洲松頭仙人垂直鈎發君直欲抵死留自言出事非
所求千古黃金鑛中采不獨靈令井其異蘇州常郎交分沙香
门白尊金玉寄借暑兩詩爲我心相知非不多但苦心不同同
心一人去坐覺長安空離愁何從生生從惜別中不見行路人
拂袖自西東汾流滔滔兮日千里青眼高歌吾老矣

醉中送陳季淵　遺山

寒食不數日天氣殊未佳翩〻金門客行〻指龍沙朝發新城
暮隴頭隴頭地寒無草芽遊雲雖漫〻春意晚雪花淸〻楊白花
紛千山高凍燕雀偷棄離〻小聚薄暮君只欲苦死留不道南
飛何所樂書生車馬能幾何乃今金校金盤花孔璋文筆妙天
下散動不斷陰山歌句年賦寄天欲雨擁海驅雲筆頭注快如

襄表書帝障狂笑劉乂爲水柱李汾王鬱俱灰塵天意乃在激
陽陳舌吐万里唾一世眼高四海空無人殘民假息仍蝕蠖誰
作東山謝安起恨我不比長桑君一月觴君上池水眼中之人
不易忘諸作水灰買我腸裏頭明鏡雨窗冥別意春江誰短長
但願年年見顏色与君連日醉壺觴

送程楚翁謁劉須溪　胡謌

有客有客字楚翁訪人欲訪歐陽公歐公一去千載空野田露
草悲秋蛩須溪老子文章雄才名六一將無同只襯大雅回古
風唐人千百如蟻蜂大家按出麒麟與龍騰豁然契我崔嵬胸子比
李道猶自甄苦心文字難爲功鍾期已矣吾誰從出門俗子心
忡忡大江沄沄波浴浴西有美人何由東君忩幾日開宜濃香
香雙日隨飛鴻

燕都送恩郎中北上　遺山

功曹此日漢廟何家世當年老伏波但愛紅蓮映芳渚豈知寒

公餘勞和珠璣襲不減模糊錦綉藏先書成異利太史占天涯有
喜一朝星動五雲多

餞方立道判寒　劉尚友

峴山西上楚天頭青劍區區事遠游歲月如流方作客江山信
美登登樓百年耆舊誰傳一代衣冠又古丘亂後題詩詩即
史未應輕付水東流

送程楚翁遠游　疊山

近日人傳庾嶺梅南枝落盡北枝開長安舊日元無此盡是江
南人送來

送羅梅村赴杭州朱提舉之招　曹休齋

羅浮有冰花貞節抱風霜平生寡孤特經意玉為堂顧影每自
惜淡月耿幽香有棠不肯聘況肯粧含章一朝持佳貨乃入桃
李場豈不畏緇塵念已煙雨黃時來則為爾商鼎和羹獨嗟
清淺地鶴化草已荒環佩帰不歸撫迹堪神傷

送鳳汝賢教諭崇安　休齋

道人齋=久心降氣字詞華兀老蒼問字有人勸載酒谿書無
底看探囊缸橘迴行曉雲粘袞氈坐吟秋露入堂君見勿軒煩問
訊君壽定已浦山旁

[弱題]　謁趙東野　磵谷

水樹搖窗榻見天空花換尺我依然吟清磬處因聞道隱趣深
來頻入禪不以耳聽何用洗且無琴在底須絃未知遇得開閱
否與寒蒼江月一船

謁蕭大山　立雪

阿統詩兒是廼宗作詩工似選詩工寫成判語總驗筆湖得雋
騷再國風共直橫渠傳有第人稱老字如翁廿間師友多參
落今在庭闈諸唯中

謁蕭小山　立雪

一冬晴煖春相似欲叩鋑關未有詩折得梅花裝襟了起程還

是雲飛時
一水凝寒棹不開錢人於此欲船回思君却有扁舟興半夜直
衝風雪來

（謝訪） 周耐溪見訪　　須溪

交徑紆斜細路奇蝸傳呼驚倒望前牙能忘行進群公表來訪尋
常百姓家草市波喧騰騎竹柴門路溢旌　戟花屏窺不信雖同
甲為倍高明兩鬢華

中齋歸自海上見訪　　書臺

拂石為床席白雲鯨魚背上有歸人諫　書檄草俱成血野服黃
冠再見身壘軍悲酸渾欲死燈前擁淚嚴如神更聞方賴收沉
尽地闊天高兩主賓

程楚翁見訪　　碧梧

汗竹卅鉛側空花粉黛叢中尚豪家相見皆署大夫雄有客來今
雨辭亭邁古貞幽潔值不端殷一碧雲來

次歐振仲見贄韵　　　澗谷

紫蘭賸有無離騷梅花不欠〻水曹妙句何許是人物狂子耕
馬行林皐古人相逢未易得紫燕西飛東伯勞吟餘切莫談時
事正猗春思紛如毛

次刘孟元見贄韵　　　澗谷

不見碧瑶叟年幾二千餘見今亦耆耄孫後抱詩書後浪催人
老長歲不我踈眼中誰有此雅〻更熏〻

又

坐久不知夜飢鼠窺危檠詩徒賤樂國酒不打愁城白雲夫君
句黃花老我情商量能往不賸欲飲公榮

寄題

寄謝叔曾二首　　　疊山

紅葉飄搖兩歷淸去年今日正同行夜來以與君相見明月一
牕梅影橫

一歲思君君不來君來我去欠徘徊歸時只見留詩在何日相

逢場好懷

平生結客知心少亂世逢人笑口難近日老夫頻送喜誰來對酒共清歡

寄彥脩兄　劉文靖

流偶枝江遠人來蜀道稀亂離非復昔簪貲不如歸我愿心何壯家山願莫違何圓從小慧解嘻向雲飛

有客傳歸信愁懷得暫寬兒童占鵲喜鄰里問昔者離蜀秋方半浮湘歲欲闌柴門頻洒掃夢想見征鞍

寄南康使君仲晦五十二兄　黃穀城

故人久已別出擁朱轅轓昨嘗拜札表謁詞言尋呈門公胡不踐諾使我心煩究天閽深九重叫閶闔有言指〻猛犬吠嘖〻黃靈昏何由一褰開豁然見乾坤洸蕩訴難罄掩默孰與論秋風吹層波落葉何翩翩林端月照夜谷口雲迷村誰同紫芝友桂枝誰攀援江離老已久沉復芳蘭蓀雁當虎符亦紫氣〻勞傍覽

賦趙菊泉山長三首　　退翁

男兒貴神交何必見顏色天下有佳士夢寐不可得忽來慢亭間片雲不相識娟娟已在眼望此一水隔

澹然幽貞姿乃是文英菊托根九秋杪霜露凄已肅我歌郢均徘只有淵明獨采采黃金花豈意杜陵曲

胡為此不采卻采泮水芹聖人尊晉念彼秀東籬餘澤孟孫氏嘗商何足論新會有陳根猶是豐邑春

寄沈菊山　　張德象

八十乾淳老生涯半子虛如無朝士魄空有故人書詩道窮方悵望綠老盡除法法天壤閒誰復是知予

寄友人　　陳中父

渴酌綠蟻樽飢食黃蕤粥寒爐一夜火春從千里夢

寄友人　　傾國秀

廢書閑復卷窗與世浮沉萬事自有分一生閑用心天寒快征

馬日蘇忠帰禽多少隆中客空爲抱膝吟

寄別孫清齋　　刘須溪

肯笑唐衢生一慟可以死焉能流涕被面日日別知已又肯欠胎鮮無淚可沾巾悲歌所謂爲我異婦人平生鍾情重離別一聽腸與腸一絕銅駝陌上曾逢君誰料相忘如求訣憶昔携手青々春水邊一笑微吏壓群能強歌醒能賦蒲座惟有孫堯文酒闌歌斷如轉燭笑食累々新鬼哭泣相吉桐異鳥巢菖閬仙市芳郊綠海棠々々迎無根株敗瓦頹垣亦已鋤舊游多感有至此獨爲吾窮慶屋々々我欲與君重々到化寫長松附茫草早知世事去如風只合黃公壚下倒當時一醉鋪埋我不見興亡應更好且復止此休々云云我有陳子高能文令其講能日就君就君歸日誦所聞吾貧吾老不足念君須君最何年変幼安九十愁更恐妄喪一生長樂傳鳴呼斯人斯世不相見綠樹鶯啼淚如霰

寄別須溪次前韵　　張孟浩

首陽餓夫甘一死叩馬何嘗非苦已斜川頭上漉酒巾義熙已
後爲全人世間曲調凡吹別萬古薰歌五絃絕蜀魂啼殺託河
歸一日君臣死生訣吾聞大椿八千春幾見滄海飛黃塵鴻濛
再剖二天地書契復甲科斗文太空日月兩技燭偏照有情歌
與哭歌聲不似哭聲多淚漲一江春水綠石家禍烈珊瑚株董
家翁烏人耕鋤聖人六籍東高閣紛紛盜賊行山區與蒼天可望
不可到甚欲哀鳴心草草當時若有硬脊梁豈謂鐵山甚踢倒
董狐同馬太史筆誰爲太激誰太好乾坤有撼夫何云方今天
下書局文歲寒尚有頑[illegible]若干年闊遂不相問紛紛兒女差一
念惟有青原山不變千生五色爛霄中留與睢陽添一傳嗚呼
古人不可見地凍天寒江水縠

贈退斎　沈秋園

浩憶鄉山礼道林極知危顛欲扭脣時行時止皆安分雲出雲

屈豈有心直得高人參至理了無塵慮因消吟子長晝懶胡蝴處若浮于樹必華陰

經術前賢羞尚價風今見義慨公棟材未竟無休運椽筆猶堪補化工呼落星河山嶽動氣吞雲夢海天空洛陽花柳春如醉多少遊人意欲東

又　趙由偉

披腹琅玕錦繡腸佩紘兩袖帶天香沉吟足見古今事蕭散不為時世粧建水建山圍講席泉雲泉月綴詩囊一春寂寞無啼鴂把酒東園百卉芳

隱逸

秋日懷元晦　穀城

寥落不勝秋山空退煩暑高齋讀書罷枕臂听殘雨靄靄野雲昏靄靄墜紅舞中虛萬慮息動靜理可覩敬直如有存勇進忽無所要當涵濡得未易氣力取林壑傳秋声晚色露宮宇蕭騷新物變仰伏冥鴻舉誰與論心期懷君自延佇

季夏有懷仲晦　前人

六月苦炎蒸山居晝方永洽然南風至蕭散荷氣爽蜩鳴綠樹陰魚躍橫塘淨高蔓展脩條幽篁抽陰穎良時倏回改白髮益滋領雖無養組累要有貧賤憎故交何當閒晝戟光烟烟滄州迥未遂歲晏心獨耿誰同茲寂寞斂退自幽屏向夕牛羊下過照忽以逞默默掩荊扉明蟾在東嶺

曉起有懷仲晦彥集不至　前人

月落北牖曉隣雞號曙殘林端清露墜褰衣凄已單爽朗朝景新朔秋庭雀喧日高溪霧收四望開青天荷謝水初吟菊黃香正繁西昆灝氣凝餘光浮遠川懷人天一方晤言誰與攀徘徊隊海寰丹楓搖暮烟

別張興道　傅景瑞

襟懷磊落變眼空神有古劍蟠蛟龍有時夜光發奇怪耿耿直上牛斗中□生江海蹤跡遁万戶侯輕詩數首歸來掃酒待盤

姑笑問彈壁今幾見往年識面未知心夜夜挑燈論古今灯前照見肝胆露不事干戈森如林世間知己那易得巡簷共指梅花白此時倘折一枝春留借窗前對明月

送白子粲歸　遺山

六月渡盟津十月行汜水風濤忽沉舟水雪危踏指孝子在中野求念貧甘旨家爲親已老形察心欲死古稱李路孝負米曾百里願作鯉與鯨寧當怨顛毛君歸不可緩献壽迫歲始遥知慈母心已爲鳥鵲喜

送友人歸故山　前人

一年不製衣春服犯霜風一日僅兩食腸胃不得充生平萬里氣頓入低回中田夫怒横臂倪首甘盲聾老兵暘顔色歎息無所容求索戚朋友勞苦惠僕僮無聊復無聊又復沾災凶我有一樽酒澆君磈磊胸君年始三十白髮成一翁願以寸心微受此百慮攻君歸復何辭不見閑閑公文章二百年不極四壁空

送退齋歸武夷　　林若存

我未識退齋翁生七十載一旦遇諸途未語心先拜堂堂骨鯁閒禮樂見三代正途日以荒良心日以壞天不産斯人吾道將疇賴

又　　鄭深勁

雲孫有熊氏貌古似其心官譜貞元曲儒宗正始音山程侵曉踄梅爭入冬深柴帽峯頭路幽期尚可尋

又　　丘釣磯

穆穆朱夫子於道集大成嗟予亦私淑學義終難明退翁獨何幸而乃同鄉生雖後百餘載心幾若親承斯文幸未墜載道來桐城平生疑惑處直得相考評秋風吹庭樹忽然作離聲吾儕各努力何時重合并願言且少住勿弃斯文盟聖賢千萬語只在知與行前修尚可企勗哉共脩程

送吳志道　　陳益齋

浮[illegible]之壯事上雙眉涉遍艱難已獨知萬里江山千古恨十年湖海一翁詩庾公樓上酒醒後亦髮磯頭夢覺時尚有阿翁吟未了廬山深處景多奇

送張子高歸延平　　畾山

亂世讀書少前人教子難青燈對合席紅葉趣歸鞍梅自知春近松應耐歲寒樓高新月好後夜與誰看

北行過贛州　　文山

滿城風雨送淒涼三四年來此戰場遺老猶應娘蜂蟻故人久已化豺狼江山不改人心在宇宙方來事會長翠玉樓前天亦泣南音半夜落滄浪

過太和縣　　文山

書生曾擁碧油幢恥與群兒共豎降漢節幾回登快閣楚囚今度過澄江丹心不變君臣誼清涕難忘父母邦惟恐鄉人知我瘦下帷絕粒坐蓬窗

過金陵　　前人

草合離宮轉夕暉孤雲飄泊復何依山河風景元無異城郭人民半已非滿地蘆花和我老故家燕子傍誰飛從今別却江南日化作啼鵑帶血歸

過淮河　　前人

北征垂半年依依只南土今晨渡淮河始覺非故宇江鄉已無家三年一羈旅龍朔在何方乃我妻子所昔也無奈何忽已置念慮今茲日已近使我淚如雨我為綱常謀有身不得顧妻兮莫望夫子兮莫望父天長與地久此恨極千古來生業緣在骨肉當如故

平原　　前人

平原太守顏眞卿長安天子不知名一朝漁陽動鼙鼓大河以北無堅城公家兄弟奮戈起一十七郡連夜傾賊聞失色分軍還不敢長驅入咸京明皇父子得西狩由是靈武起義兵唐家

再造李郭力表論顏眞卿公威靈哀哉常山慘鉤舌心歸朝廷氣
不偏崎嶇坎坷不得志出入四朝老忠節當年幸脫安祿山白
首竟陷李希烈希烈安能遽殺公宰相盧杞欺日月亂臣賊子
歸何處茫茫煙草中原土公死于今六百年光精赫赫雷行天

長恨歌　　前人

長平一坑四十萬秦人歡欣趙人怨大風揚沙水不流為楚者
樂為漢愁兵家勝負常不一紛紛干戈何時畢必有天吏將明
威不嗜殺人能一之厥角稽首二百州正氣掃地山川羞身為
大臣義當死城下司盟愧牛耳間關歸國洗日光白麻重宣不
敢當出師三年勞且苦咫尺長安不得覩非無虓虎士如林一
日不戒為人擒樓船千艘下天角兩雄相遭爭奪據古來何代
無戰爭未有鋒鏑交滄溟遊兵日來復日往相持一月為鷸蚌
南人志欲扶昆侖北人志欲黃河吞一朝天昏風雨惡砲火雷
飛箭星落誰雌誰雄勝負分流尸流血海水渾昨朝南船滿南

海今朝只有北船在昨夜兩邊桴鼓鳴今夜人人鼾睡聲北來去家八千里椎牛釃酒人人喜唯有孤臣淚雨垂冥冥不敢向人啼六飛杳靄知何處大海茫茫隔烟霧我欲借劍斬佞臣黃金橫腰為何人

正氣歌　前人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凛冽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係命道義為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闃鬼火春院閟天黑牛驥同一皂鷄

棲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瀟中齊如此再裝舊日診白辟易哀哉沮洳場為我安樂國豈有它繆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悲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宿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北行　疊山

雪中松栢愈青青扶植綱常在此行天下久鉏鋙勝笑人間豈獨伯夷清義高便覺生堪捨禮重應知食可輕南八男兒終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

和曹東谷　前人

萬古綱常擔上肩脊梁鐵硬對皇天人生芳穢有千載世上榮枯無百年此日識公知有道何時與我詠遊仙（文選有遊仙詩）不為蘇武即能龔勝乃一因行拜杜鵑

和業愛梅

道逢患難正當行禮食從來孰重輕綠髮行藏堪檢點白頭去

就要分明了知死死別亦難勝未必生還似子卿緯地經天文不
丧許君獨擅大聲名
華詩云后土汒汒兩稱行綱常事重此身輕大江有士一
人半千載見君雙眼明俯仰元無愧今古英雄何必尽公
卿早知莫責成都卜肯得人知大隱名
和游古意
死易程嬰豈不知十年死後宋為兆文辭未必改秦館左傳瑕
呂飴甥說秦穆事敢朴徒能抱御衣無志何勞悲廟秦此言雖
黍一詩忠矣然豈若與周之志与文侯之命辞氣相似曾不如
秦無衣之有志也得仁更不食山薇今幼受教先人武王太公
周公一問扣馬之諫恍殺紂心焦然不寧君臣合辞推有與滅
繼絕以謝天下以係人心故立武庚為殷王民有同識內之地
姑命三叔以監之其王者位號尚如故与周並立至三監挾淮
夷叛始殺武庚始降王為公黜殷命而封微子於宋故周書曰

用告商王士孔子序書曰成王旣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
殷後可見前此殷命未絕殷王如故伯夷叔齊隱西山見周家
能悔過遷善叔死无怨言薇蕨不食而死之故孔子曰求仁而
得仁又何怨先君子云此說闢之韓澗泉解論語儒冠有愧一
斯養見史記漢書武臣張耳陳餘傳何忍炎心對落暉
游詩云滿腔忠孝有天知不管人間事已非萬里乾坤双
草履百年身世一麻衣行藏自信床頭易日暮惟餘飡隴首
薇尚渴宗周見離黍我多新淚向殘暉

和毛靜可

孟韓相繼久懸懸恨不論詩早十年吾道不行知有命斯文將
喪更由天此生何幸爲驅勝來世誰能知心違不信無人扶宇
宙是邦豪傑已森然
毛詩云一拙書傳日星照湖海聲名五十年事大不求知惟
此與文之未喪豈皆天人方驚怪歐陽子我獨悲傷魯仲

連宵鐘倚樓秋已暮春風中霜後重依然

八閩英傑盛如林安得三忠存至今舊俗流風千載事精忠大
義一般心早知平陸風波惡何必巔崖雲霧深此日春梁兆鐵
硬小顏拳瓜定相侵 謂雲峰起義

和詹蓉崖

或人謀出仕賦姝嫈問答百韻 一胡餘李

姝問嫈汝何傷汝為國秀時辛苦事舂築潤瑟順為正婉娩礼
自將笥中有練裙衣上無明璫貧女古難嫁嫁貴大辦資裝中年
得夫婿慷慨拜姑嫜肅容采蘋藻洗手供羹湯良人正少年相
期家道昌良緣天所妬夫婿奄云亡自從夫婿亡十年守空房
素帷代錦幬宮席易牙床孤眠似夜半單缸照昏黃䓁䓁影㸃
徊䩋䩋情彷徨皓月照枕衾東雨頹垣墻獨寢誰呼喚獨語誰
交相如姿空失罥如洪川無限發來吞與汝琴瑟貴更張汝笸
既單薄汝門復凄凉汝寒何以衣汝飢何以糧紡績終難給舂

汲汲然偃死者不復起生者宜自詳隣有美丈夫顒〻更易〻
牛羊糧用谷金玉堆滿堂晝沒青瑣闥珠簾瑜翠珊瑚傘金彈
丸寶鞍青絲韁坐旗明晚霞劍戟森秋霜奴隸厭綺紈犬猫弃
銀鍵門下樂珠履府前踈笙簧出則轉城居入則徒明光一呼
千夫諾一指萬夫張一笑生羽翼一怒起鋒芒吾哀參吾寒脩兮
汝澼佩儴以此窈窕婦配彼駔儈郎花樹戲蛺蝶漣浦浴鴛鴦
無煩賦穠花且喜華枯楊何妨鸞舞鏡照此鳳求凰人無百歲
人倏忽如風狂莫將泡影身徒置水火場死後留名節身朽竟
茫〻生前受富貴志得意洋〻人生行樂耳一者試裁量流食
不自給孰與飫膏粱刑斂不自謀孰与雲霞裳年滔〻不反貌
皺〻已蒼敗恭須換局作戲且逢場文君慕相如俠女與江郎
有髮可重結有耳何自栽試問東夷子何如声伯嫄信書不如
无未必有共姜兒妻變人婦毋依老死孀
右媒問妾

嫠婦妾自怜、妾家貧如洗、妾貌粧不妍、中年方擇配、幸逢天
婿賢、藍橋疑仙會、紅葉開良緣、將以奉箕帚、仰焉供旦邊、與從
定六礼、穩圖偕白年、豈宜有家、願倏罹中道、捐城崩哭吻々、竹
班淚濺々、空房照明月、幽帳凄寒煙、離多噎墓門、魄降冤翩々
坍峨滿蓬戶、心結目消々、奔寨昔華屋、埋玉今荒阡、恨不即同
穴、何忍續斷絃、翻思合巹初、參透老婆禪、如魚水游泳、如蔦蘿
纏綿、奈何死生關、泛々水中船、綢繆為夫婦、反覆如市塵、徒抱
棚華醜、寧免柳絮顛、妾願親筆硯、亦嘗聞簡編、女不踐々、庭婦
不再移天、陶嬰寡鵠吟、衛妻孤燕篇、或刑耳自誓、或斷髮自全
或劓鼻優寡、或毀面迍邅、吾足幸可則、吾臂不可牽、卓々節操
立表々、凡孤寡藐茲、未亡人有意、秦周全、媒雖惆悵、媒適重
妾欲妾命、春華薄、妾心頑石堅栖々、誰尺布豈不羨、綺逸皇々
圖、斗粟豈不思、靈獄脈手、任春汲、孰與奴婢千、翱翔路衡亭、孰
與跡綺便枯玄、欣四春、欽月喜冉圓、世誰不此樂、妾意獨不然

理義自有開物總常無厭二少穢雖洗五蜣醜莫儔浮營散皆故
留遺矣流如川遊言須棄二娥蓋遠務二之死矢靡他斯言當
真詮文姬蔡妖嫺易安亦嬋娟天身再非人形骨無堅焉節誼
日以積文章何足論王母有者爭青鳥信頻傳世乃臨人欲反
以汙天仙嫦娥豈下嫁與竟花老命嬙所以履霜宮萬古清監懸
空貧任劣跡盈賊炭磨研究求如羿蹤家餓如飢焉終不以快
泥而易出憂煎井底水不波山頭石不遷再拜謝娥娘歸來反
沒逮十襲藏破鏡亡年會黃泉

右發吝姍

【圖】　上朱晦菴　　曾極

玄天默無言妙契有伏羲發初畫八卦聖文孝乃繼其美皇陶唐
氏矢心析危微曾是述六經為也立範圍正邑斥讖淫鄒孟獨
究義皆喪向千載華風變穿鑿皇衢一以振屬此文明時真儒
出河洛堅白不辯縕探我戟中膠續破桐上絲徽音嗣正始但

惜知者希稀樣誰見夜風吟終然遑珍重武夷翁斯文今在茲岩棲三千年著書覺群迷往者不可諫來者尤可追趨隅偶未諳風貴豈覺之散髮弄五絃彈作南風詩曲終起長嘆絃絕有餘悲從此不復彈寥然歌采薇薇蘭有時被鴟鳶剌天飛公乎抱高義歲晚將安歸

別元晦　陸子壽

孩童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注翻蓁塞著意精微反陸沉珍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如今

和　陸子靜

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古今

又　朱晦庵

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関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却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別後請王融諸友詠文軒謂人要語有言道之全体在太虛六經具言之諸儒注釋本自支離況復增加太質難矣其徒為搗川濂軒性溪亦文公時人退齋

縱觀鉅籍與覃碑抑止三文百世師要指太虛明道体肯將文字厭支離

六經道晦我何年尚有瑤琴未理絃〻統緒追先聖〻工程從後賢

觀理苦煩君莫厭到頭易簡最高明只些一岐路多蹊蹟大道康莊自在行

無不落空渾是有〻非滯物寂如無要知中漠森然處〻復濂溪太極圖　寄无无居士

昔日仰鑽今日卓始之一字是謙言石塘老子不是怪閒却宜
存號若存
漠漠號空談性命紛紛隨世就功名一原理事久分裂兩字知
行要講明
我愛明經治事齋道中體用本兼該況經洛建重開物字宙應
拮寳用材
豫陽人老洛陽少絕斈千年恨未終世道不明師道缺令人却
憶竹溪翁林竹溪師樂軒樂軒師網山網山師艾軒於溪隆師
之礼甚至真可以激薄俗振偷風故及之

閑讀書有感　　无咎

當年有志惜分陰盛學工夫着力深一日折腰賦歸去我田抱
膝自長吟春風雖帶陶塘草夏日還思於竹林近着從歌声頻
寂賴教慈起讀書意

和　　退齋

萬歲山鎖暮陰何欄宛然意深深游時士女吹秦服斧語兒
童辯逃命當日繁華逐流水何年拱把老營林巡東道百銅川
岱認取斯人萬古心

勉學　　　　　　　　　　　　省軒

歲月堂堂去莫攀年中人做豈天慳驚心亂緒成充棟投老携
書早閉關指洗甕珠明濁水磨礪璞玉借它山到頭有葦無涯
在背向生前放却閑

古意　　　　　　　　　　　　元遺山

七歲入小學十五學時文二十學業成隨計入咸秦秦中多貴
游我與諸生親年年抱關吏笑我西來頻存存學語初父兄已
卜鄰跛鱉不量力強欲緣青雲四十有妝家五十有貧薪寂寥
抱玉獻賤薄倡優陳青衫亦區區何時畫麒麟過合醒一寒
餓殺何人誰留草草冠萬古徒悲辛

論詩三十首　　　　　　　　　遺山

漢謠魏什久紛紜正體無人與細論誰是詩中疏鑿手暫教涇渭各清渾

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可惜并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

鄴下風流在晉多壯懷猶見缺壺歌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奈爾何

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淵明是晉人

縱橫詩筆見高情何物能澆磈磊平老阮不狂誰會得出門一笑大江橫

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高情千古閑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

慷慨歌謠絕不傳穹廬一曲本天然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

沈宋橫馳翰墨場風流初不廢齊梁論功若准平吳例合着黃
金鑄子昂

鬪靡誇多費覽觀陸文猶恨冗於潘心聲只要傳心了布穀瀾
翻可是難

排比鋪張將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
之識碔砆

眼處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總非真畫圖臨出秦川景親到長
安有幾人

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詩家總愛西崑好獨恨無
人作鄭箋

萬古文章有坦途縱橫誰似玉川盧真書不入今人眼兒輩從
教鬼畫符

出處殊途聽所安山林何得賤衣冠華歆一擲金隨重大是渠
儂被眼瞞

筆底銀河落九天何曾顦顇飯山前世間東抹西塗手枉著書
生待魯連

切切秋蟲萬古情燈前山鬼淚縱橫鑑湖春好無人賦岸夾桃
花錦浪生

切響浮聲發巧深研摩雖苦果何心浪翁水樂無宮徵自是雲
門韶濩音

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在元
龍百尺樓

萬古幽人在澗阿百年孤憤竟如何無人說與天隨子春草輸
贏校幾多

謝客風容映古今發源誰似柳州深朱絃一拂遺音在卻是當
年寂寞心

窘步相仍死不前唱酬無復見前賢縱橫正有淩雲筆俯仰隨
人亦可憐

奇外無奇更出奇一波纔動萬波隨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
流却是誰

曲學虛荒小說欺俳諧怒罵豈詩宜今人合笑古人拙除却雅
言都不知

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
是女郎詩

亂後玄都失故基看花詩在只堪悲劉郎也是人間客枉向春
風怨兔葵

金入洪鑪不厭頻精真那計受纖塵蘇門果有忠臣在肯放坡
詩百態新

百年纔覺古風廻元祐諸人次第來諱學金陵猶有說竟將何
罪發歐梅

古雅難將子美親精純全失義山真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
西社裏人

此塘春草詩家秀萬古千秋五字新傳語毗陵陳正字可憐無
補有精神

撼樹蚍蜉自覺狂書生技癢會論量老來留得詩千首却被何
人校短長



岳麓書院舍菜礼成　　盧踐齋教梁

二月初吉菜祀竣事詩示僚友掾曹及文学諸生

誰謂衡山高景行思齊而誰謂衡麓近大路莫致之衡岳高盤云
蹤洙泗不在茲遠臣礼樂光吉月春陽壯原隰遂客憂于彼湘
之湄薄言采芹藻多士樂且儀酌彼白泉水甜我驷壯飽我將進
而恐澤我將迫民暴我將歌白駒受求碩人世受求碩人遺空
谷夫何為南山有樕樕北山有栒栒誰謂衡山高衡嶽秀所無

紀理武夷書院　　劉漸村治中

中分九曲隱孱峰一隙洞窗著悔翁水作宮商弦韻響山猶楷
畫圖刑同外無煙火雲裏到上頭神仙宅通咏夜武夷山下

望一輪明月照儒宮

又　　　　　　　　月山

九曲中間大隱峰百年猶記紫陽翁一川風月留漁志大地山河已不同剝往復來知靜動故流良止驗窮通我行已負梅花約信到環中第一宮

又　　　　　　　　退齋

大隱東西第幾峰我思翁季武夷翁春秋時義今如作文獻風流也不同陽欲極時且靜候道當窮處有時通化生若有觀梅約好把詩篇和消宮

經理建陽縣李　　　　劉梅村

晦翁馬上正言功過魯猶知一敬宮萬世帝王尊孔聖北方人士敬文公人才自與時高下吾道常如日正中賴有一分春意在十分留取待東風

又　　　　　　　　退齋

當年樹道大賢功八一云今知有李官與嘆升堂憲庫子豈無矣
烈義韓公儒風洛二二交尉蕭世業清二三雅網中我已經示終五
典刑鳴尚許開天月

又

癸酉至聖大賢功文物衣冠覽泮宮方喜升堂闚孔氏却來執
筆侍文公要知吾道傳源正在先生設教中領得少留扶道
脉錦江從此盛儒風

月山

三山路李春祀礼成

采采芹芳到海山泮二俎豆偉衣冠胡八今受李新條教筆子升
堂復感歎詔樂閣咨歎善竪周文全甘更何觀新祠指日行鄉
飲王道從今復不誰

存菴聽講

賦栅

老木藏前盤鬱右彈清流開然西逶旁宗此東家立衣冠階藏
席與相貽者撥林除莫茂密鳥語相應翻而我思古人妙意攸

冥鴻何以勵轉京風散策逍遙游

閱宗瑢懸手立碑　　退齋

出山未踰月瞬復入山去平生冥契志故遊適直遇淇亭尚可
遂吾宿山水樂扶搖欣夙心蹐躇動長震恭惟文公拿得道匪
徑語尚微剖析功斯人遂聾瞽聽衆啞一原嗚此嘆無人寤晚年
謝狀心門人未輒許自寧侵淫家枝葉謾謗詡漂淪未百年劉
觴立門戶吾黨固有愆斯道自今古扶倡須忠臣邪說可熄距
同志此來游吳言激余衷禮樂堤河汾吳唐竟誰予大隱堂前
水滔滔自東注回薄萬古心無言對天柱

和　　劉五山

往年京華列容易一辭去回頭今六年真成再世遇樽酒發毅
動所樂在向進徵言得尚訶斯道獨闢處文公平生拿正大況
言語雷霆日月照猶此有聾瞽吾生晚與信追視勞躲竊奇功
毅貧任識因得自許捐傳大道崩邪說便為羽翼紹尚可尋此

事蒞與子退宿得與朋儕慨思述古結廬隱屏偏講切不我遐
教來繼經始正爲所存晦發祖追役畋二遵自注斯文知有
祖春風起舞柱

題建安書院文公祠堂　高御史燦

斯文千古日星懸獨謂先生紹正傳箋釋刪百三今有紀綱維六
籍古無前哲名不改江山舊陳迹都隨歲月遷欲把新詩弔遺
亭空餘古木擁蒼煙

韓魏公讀書堂在鎮東五里之詩　熊子復

去郡五里安陽亭斷崖荒榛成故墟郡人不識氏李嫌公亦甘
與泉石居想像當年事敗人竟獨頗灯火勤三餘今人不出如見
古洞室豪宿跖不右鬪君讀書胡乃亦致恐心地亡安鋤前遺
渾厚難有此難紛難兒俱可書

訪艮齋先生讀書之所

克齋從容良齋此從炎李從詩交遊莫樂書如愿讀書韻山容猶

楷濟時艱嗟吾道，在人何在籍甚名留。照不留身，留撫高風空復
得歸欲斷寄于林幽。

過胡文定公碧泉書堂　　南軒

入門認溪碧，循流識深源。念我昔此來，及今七寒暄。人事今幾
變，寒花故猶存。堂上武夷翁，道義世所尊。衣袖羅兩手，琴書貫
近園。當時經行此，尚想笑語溫。嗟此亭下水，烟若玫瑰晴看
良於淨且清，鑑觀朝昏。遍日月，俯仰鑑乾坤。因之發深感，倚
檻更無言。

賀入泮

如椽彩筆妙通神，光紫電清霜不染塵。瑩字校年來推好手，文章官
樸得斯人。才殊似我無知己，賦拙何緣解送貧。准擬曲江燒尾
宴，紅綾餅餤與君均。

賀父子相繼入泮并迁居　　百蘭

乃翁學成事尚同，國子先生不能強十載，家山味道腴頭角崩

平生壘塊助華縱出，公論明及翁披冊遊襲京，風無尺毛底遠
向時勢貴寵又作數人喝，米從禍青未可量。戲我乃翁溫潑蕩
青錢萬選，不浪言穿楊直似羿，浦耳向來六館一何善，貝今滋
環當家斂貧知許事，最難久兩出國，士青雲開帰來家，人敵羅
甚矣公年譽，勝驚激溢，岂無夏屋託，附憐定國門，閒人尚大乃翁
翁頭有猝人大宋細稍俱橫陳，規模壯偉出賀必當飛萬里姦
賢昔一切從賢閣，書傳筆挽取動名互奇特，丹青畫作父子圖帶
被斷勿觀橫為此時卜，築相掩映，真成壘好人亦稱

【圖】

【贈答】寄陳同甫賀新郎

把酒長亭說，看淵明風流酷似，臥龍諸葛，何處飛來林間鵲，蹙
踏松梢殘雪，要破帽多添華髮，剩水殘山無態度，被疏梅料理
成風月，兩三雁，也蕭索，佳人重約還輕別，悵清江天寒不渡
水深冰合，路斷車輪生四角，此地行人銷骨，問誰使君來愁絕

鑄就而今相思錯料當初費盡人間鐵長夜笛莫吹裂

贈友 西江月

憶昔錢塘話別十年燕社秋鴻今朝忽遇暮雲東對坐旗亭說夢 破帽手遮西日練衣袖卷寒風蘆花江上兩衰翁消得幾番相送

送人歸武夷 水龍吟 王魏建

武夷一片閑雲被風吹落清涼頂縱橫發三飛來相伴不煩凄吟弄秋笛爭鳴絲桐一曲帶城頭聽來傷春未了驛陰已鶯桐陰淡夢魂醒 何限吟箋賦筆苦鄉心分却消凝聽賞騰飛遊知風月為誰管領邂逅何時無端事共有銘光景但相期不負初心此外分皆前定

送人歸江西 水龍吟 靜山

片帆天際歸舟好風動吹來消息浪闊雙堤白頭春抄去來幾湘十八灘頭水飛翠舞石城如聳把運籌白粲壽開御却更呼

暇艅艎入。不羨陶家事了羨。羅一番游浯江花江水無邊
風月不知行役和鬱孤詞何崆峒夠與醒能整戟問君過我青
厭聽得幾聲羌笛

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八